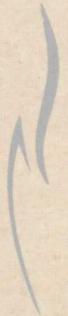


当 代 世 界 学 术 名 著



保守主义

知识社会学论稿



*Conservatism
A Contribution to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卡尔·曼海姆 (Karl Mannheim) /著
霍桂桓 /译

014005505

D095.16
08

当 代 世 界 学 术



保守主义

知识社会学论稿

卡尔·曼海姆 (Karl Mannheim) /著
霍桂桓/译



北航 C1693203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D095.16
08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保守主义：知识社会学论稿/卡尔·曼海姆著；霍桂桓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10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ISBN 978-7-300-18157-8

I. ①保… II. ①曼… ②霍… III. ①保守主义-研究 IV. ①D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33546 号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保守主义

——知识社会学论稿

卡尔·曼海姆 (Karl Mannheim) 著

霍桂桓 译

Baoshouzhuyi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80
社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010 - 62511242 (总编室)	010 - 62511398 (质管部)
电话	010 - 82501766 (邮购部)	010 - 62514148 (门市部)	010 - 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 - 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155 mm×235 mm 16 开本	版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张	19 插页 2	印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258 000	定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出版说明

中华民族历来有海纳百川的宽阔胸怀，她在创造灿烂文明的同时，不断吸纳整个人类文明的精华，滋养、壮大和发展自己。当前，全球化使得人类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影响进一步加强，互动效应更为明显。以世界眼光和开放的视野，引介世界各国的优秀哲学社会科学的前沿成果，服务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于我国的科教兴国战略，是新中国出版工作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当代出版工作者的重要使命。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历来注重对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译介工作，所出版的“经济科学译丛”、“工商管理经典译丛”等系列译丛受到社会广泛欢迎。这些译丛侧重于西方经典性教材；同时，我们又推出了这套“当代世界学术名著”系列，旨在遴选国外当代学术名著。所谓“当代”，一般指近几十年发表的著作；所谓“名著”，是指这些著作在该领域产生巨大影响并被各类文献反复引用，成为研究者的必读著作。我们希望通过不断的筛选和积累，使这套丛书成为当代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成为读书人的精神殿堂。

由于本套丛书所选著作距今时日较短，未经历史的充分淘洗，加之判断标准见仁见智，以及选择视野的局限，这项工作肯定难以尽如人意。我们期待着海内外学界积极参与推荐，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深信，经过学界同仁和出版者的共同努力，这套丛书必将日臻完善。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一般性问题.....	1
第一节 对问题的陈述.....	1
第二节 德国的保守主义和历史学的问题.....	2
关于各种推理形式的超越时间性的问题；社会学的问题；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区别从何种格局之中出现；自由主义思维和保守主义思维之间的对立；历史意识究竟是如何分裂成两种思想方式的；存在于保守主义思想内部的不同倾向；德国浪漫主义的本性；德国浪漫主义所特有的历史学特征和社会学特征。	
第三节 现代的各种结构关系	23
历史学思维的各种形式；现代学术运动中所包含的政治成分；现代精神领域和社会领域的结构发生的各种变化；世界观出现的走向凝聚和走向分裂的趋势；政党形成过程和历史学；世界观和思想方式；有关各种艺术风格的综合的问题；各种世界观的总体性之中包含的哲学成分。	



第四节 有关现代理性化过程的问题	39
现代思想方式的两个特征；针对亚里士多德式的思想所包含的定性因素进行的斗争；针对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哲学所包含的神秘成分进行的斗争；普遍有效性及其与“真理”的关系；抽象的经验。	
第五节 反资本主义的对立和非理性成分	44
浪漫主义和资产阶级理性主义；浪漫主义倾向和反资本主义倾向之间的结盟；辩证运动中所包含的非理性成分。	
第二章 保守主义的概念和本性	64
第一节 传统主义和保守主义	64
客观的脉络概念和具有历史性—动态性的结构脉络概念；作为形式心理学范畴的“传统主义者”；作为历史学—社会学范畴的“保守主义者”；论“保守主义者”这个术语的历史。	
第二节 有关政治保守主义概念的历史注解	71
J. Fr. 斯塔尔 (Stahl) 的作为政治体系的革命和保守主义；斯塔尔的非历史性探讨和唯理智主义；康斯坦丁·弗朗茨 (Constantin Frantz) 对保守主义的形式界定；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 (Gustav Radbruch) 对作为各种政治意识形态的脉络而存在的世界观的调查研究。	
第三节 保守主义的社会学背景	79
传统主义者的生活态度的功能化过程；国家和社会；具有历史性的各种社会复合体的动态化过程。	
第四节 保守主义思想的形态学	83
一、保守主义思想的根本性方案	85
进步主义思想追求体系的趋势和保守主义思想追求个案的趋势；保守主义者的经验和保守主义者有关产权的概念；保守主义者的自由概念；处于反思层次上的保	

守主义者的经验和思维。	
二、保守主义思想的理论核心.....	105
从社会学上来看的自然法的史前史；18世纪的自然法思维；保守主义者对自然法思维的攻击。	
第三章 德国早期的保守主义.....	134
第一节 最初的保守主义立场：浪漫主义和等级制.....	135
对具有等级制取向的浪漫主义立场的历史分析；对存在于具有等级制取向的浪漫主义立场背后的各种阶层的社会学分析；浪漫主义及其社会承载者所具有的社会学意义；亚当·米勒（Adam Müller）、埃德蒙德·柏克（Edmund Burke）和尤斯图斯·默泽尔（Justus Möser）；官僚制的理性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理性主义；存在于米勒思想和天主教思维之中的调解概念；具有等级制取向的浪漫主义思想的理论和实践；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动态性经验和思维；存在于反资产阶级思维之中的实在概念。	
第二节 “历史学派”的立场.....	190
认识在自由主义思想、黑格尔思想和历史学派之中所发挥的作用；萨维尼（Savigny）的两种知识形式；自由主义启蒙思维中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谢林（Schelling）和萨维尼所论述的“无意识”；胡戈（Hugo）和萨维尼在生成方面存在的区别；胡戈的相对主义、思维技巧和实在概念；保守主义者的历史主义；萨维尼和米勒：他们的思维方式和知识概念。	
参考文献.....	272
索引.....	289
中译者后记.....	292

第一章 一般性问题

第一节 对问题的陈述^[1]

31

我们希望从一开始就预期一下最基本的关节点：下面进行的这些调查研究的目的在于表明，就历史领域的一个范围有限的部门而言，思维过程是与生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想谈论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思维过程和认识过程，而是存在于一个明确的生活空间之中的明确的思维过程和认识过程。本项研究所特有的论题就在于确定下列事实，即早在 19 世纪上半叶的德国，便有一种可以称之为“早期保守主义”(Altkonservatismus) 的、以某些明确的社会阶层为载体的、具有凝聚力的思想倾向崭露头角了——这是一种具有独特的构成过程的思维，而它在社会学方面的源头也是可以通过一种人们都能够理解的、清晰的方式来加以追溯的。

我们目前的这项专题研究的结果更加细致的限定的任务就是，通过现象学的描述和类型学的分类对这种独特的结构进行说明，进而把这种思维倾向所具有的各种物质性的、社会学上所说的根源确定下来。不过，就这个引论而言，为了给人们确切地理解接下来的专题性



著作准备条件，就更具有一般性的、有关探究的问题阐述一下我们的立场，也是很适当的。

第二节 德国的保守主义和历史学的问题

对于全部知识社会学和意识形态研究来说，作为一个方面的思维过程和认识过程之间的联系，以及作为另一个方面的思维过程、认识过程与生存的联系 (*Seinsgebundenheit allen Denkens und Erken-nens*)，都是核心问题。虽然各种哲学学科和观念史都——以某种或许可以称之为它的内在性的方式，在无视观念史在历史学—社会学所说的意义上发生的情况下——考察思维过程，但是，知识社会学却把回溯这些已经被集合到一起的学术材料的、实际上使它们得以以各自的方式从其中产生出来的历史学—社会学意义上的格局，进而把基于这种具有总体性的过程来理解它们的突现，当成了它所特有的任务。³²

思维过程和认识过程都是有可能成为各种各样的科学探究思路的对象的，因此，在转向我们在这里涉及到的、有关思维社会学的问题之前，我们至少应当指出存在于被人们用来探究思维的几种思路之间的本质性区别——这几种思路即是哲学的思路、观念史的思路和社会学的思路。哲学和观念史具有的共同之处在于这两者都是从下列前提出发的，即思维过程的产物始终都是可以与思维过程的心理学方面的起源或者社会学方面的起源分离开来的，因此，它们的探究计划也始终都是从各种不依赖于它们的起源而存在的、内在的存在物的层次出发的。当各种哲学学科为了彰显这些孤立存在的理论实体的正当理由和有效性而对它们的各种结构或者内容进行调查研究的时候，观念史则试图对各种不断发展的，虽然存在于时间之中，但却并不依赖于具体的事件系列

的相互联系（比如说，一组观念从来一组观念之中逐渐显露出来的过程，或者它们那具有连带性的突现）进行某种历史性的重构。虽然这两种学科一般说来彼此有可能显得截然不同，但是，它们的共同之处却在于它们都未能把具有总体性的社会—历史过程考虑在内——这样的社会—历史过程恰恰是作为各种个体性的理论建构的历史发源地而存在于它们的背后。

不过，知识社会学将要使之变成它自己的探究领域的，恰恰就是已经受到了哲学和观念史的忽视的、从具有总体性的社会—历史过程之中产生出来的思想和各种思维形式所具有的这种起源。由于在研究思想的各种结构的过程中，社会学家的兴趣焦点与哲学家和观念史学家的兴趣焦点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们在这里根本没有必要涉及下面这样的纯粹哲学问题，即这些各不相同的发现究竟怎样才能最终相互联系起来。我们在这个关节点上只要指出下面这一点就足够了，即一般说来，依附于发生学方面的各种观察的、具有系统性的关联，也都会依赖于人们在探讨这种悖论的时候所依据的特定的哲学观点的。即使就各种社会—发生学上的发现所具有的哲学方面的关联而言，事实将会证明这里的后一个决断完全是否定性的，我们也可以认为它对于目前的调查研究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即使具有十足的系统性的哲学态度，也不可能把这个有关各种理智性实体的社会起源的问题，当作一个纯粹的经验性问题来加以拒斥。而且，我们现在这项研究所涉及的，恰恰就是这些**有关事实的问题**。^[2]

存在于对思维过程和认识过程进行的哲学探究和社会学探究之间的第二个本质性区别，是通过下列事实表现出来的，即哲学往往会被自身建立在某种既不受时间限制，也不发生任何变化的理性的基础之上，或者说，它无论如何都会假定理性的各种形式方面的决定因素（尤其是假定各种范畴）所具有的固定不变性；而作为一门经验性的和已经专业化了的科学的知识社会学^[3]，则被认为是不应当把这样



一种假设当作对自身的某种束缚来加以接受的。对于它来说，这些问题都是一些与实际进行的探究有关的问题。如果经验性的调查研究可以把下面这一点揭示出来，即各种思维形式本身都是随着历史过程和社会过程的发展而变化的，那么，知识社会学只要把这种事实当作经验性科学所取得的某种发现记录下来就可以了。

尽管从原则上来说，哲学方面的这些假设并不能因此而干扰已经专业化了的各种经验科学所进行的调查研究，但是，有关理性的各种形式方面的、自我同一和不受时间限制的决定因素的哲学学科，实际上却的确发挥了阻碍历史学和社会学对各种思维形式的转变过程进行调查研究的作用。在这种有关不受时间限制的理性的哲学学科占据支配地位的时期，处于主导地位的是人们对这类问题的厌恶，而这样的厌恶则使人们根本不可能把有关各种思维形式在具有总体性的社会过程之中的根深蒂固状态的问题提出来。

而且，我们迄今为止之所以一直无法深刻地洞察一个特别令人感兴趣的问题，亦即一直无法深刻地洞察历史方面的思维方式和政治方面的思维方式所具有的本性，这种阻碍恰恰就是其原因之所在。这里的情况再清楚不过地表明，知识的各种对象都既是由日常经验构成的，也是由各种具有历史性的、不断运用其从历史角度出发来看不断变化和从社会角度出发来看已经经过分化的范畴工具的文化科学构成的，因此，无论它们所提出的问题，还是它们所集中关注的对象，都是使这些思维方式得以从其中产生出来的、特定的历史性基础和适合性基础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自从在哲学层次和方法论层次上进行研究工作的李凯尔特 (Rickert)，确定了存在于自然科学和具有历史性的文化科学之间的区分^[4]以来，一直都有人试图从各种各样的方面出发，为这样一种区分奠定基础并加以深化。不过，这种区分并不仅仅在方法论和系统的科学理论的探究层次上才是重要的。它作为出发点也有助于对各种观念的发展进行新的、历史学方面的探究。历史学方面的研究纲领几乎是与系统科学方面的研究纲领同时出现的。^[5]

这里的问题并不像就哲学方面的探究而言出现的情况那样，仅仅在于作为一门科学的历史学究竟怎样才是可能的，而且还在于现代历史编纂学究竟是如何产生出来的，以及我们对存在于“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分离状态的认识究竟有多久了（或者我们至少可以说，我们认识到这里存在疑难问题究竟有多久了）。

这种更加一般的关注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具体问题。由于我们也同样希望认识这种存在于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于塑造现在的思维状态来说颇有影响的分离状态的种种起源，所以，在寻求这种历史起源的过程中，我们便被引导到了一个使这种对立被第一次彻底地陈述和表达出来的关节点上，也就是说，我们便被引导到了法国大革命时期存在的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之中。在寻求这种分离状态的各种开端的过程中〔请允许我们暂时先把维柯（Vico）和赫尔德（Herder）放到一边〕，人们一方面看到的是法国的传统主义者们，另一方面看到的则是柏克（Burke）以及随后出现的德国浪漫主义、历史学派，等等——简而言之，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些构成了我们目前的调查研究主题的历史人物和格局。

当我们开始进行调查研究的时候，我们的研究所涉及的也只不过是观念史而已。不过，当我们不再满足于对这种存在于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分离状态所具有的各种内在的理智性起源进行细致入微的调查研究，而是向自己提出这样的分离状态究竟是从哪一种一般性的社会学格局之中产生出来的、究竟是哪些社会力量在强化这样的分离状态并促使它逐步展现出来的问题的时候，这种研究就会把它作为思维社会学所具有的特征呈现出来了。这种探究思路究竟为什么恰恰会在历史发展的这样一个特定的关节点上出现呢？或者我们至少可以问：这种分离状态究竟为什么会在一个特定的时期获得了其现代特征呢？而我们通常称之为“历史主义”的这样一种形成过程究竟又为什么恰恰会在德国出现呢？

一旦通过这种方式被提出来，这些问题便把当初存在于观念史之中的问题，转化成存在于思维社会学方面的问题了。而随着这些被提



出的问题的强调重点的转变，它们的意图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这种存在于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区别，本身是作为存在于两种根本不同的思维方式之间的、更加彻底的对立的某种前哨而显示出来的，而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则植根于两种根本不同的世界观之中。

一旦我们不再完全根据思想之内在的问题系列的脉络，来思考这种区别在思想和世界观的发展过程之中的突现；当我们进一步通过探询使这种争论点得以从其中产生出来的历史情境，运用思维社会学的方式来扩展我们的眼界的时候；以及最重要的，当我们根据存在于各35 种活跃的社会势力之间的论战，着手尽可能恰当地理解这些存在于各种思维风格和世界观方面的差异的时候；这种具有整体性的探究便必定会以新的形式呈现出来。

这样的研究所涉及的不再——像某种学术问题史有可能出现的情况那样——是这种存在于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分离状态，而是某种存在于两种世界观和思维方式之间的、以不同的社会势力为承载者的矛盾：它就是存在于自由主义思想和保守主义思想之间的分离状态，而这样的分离状态则是在 19 世纪即将开始的时候出现的，并且是与有关法国大革命的具体的政治辩论和具有自我反思精神的哲学辩论直接联系在一起的。

如果说这样一来，社会学研究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把这种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分裂，确定为可以通过这种精神潮流来观察的区分的源头的话，那么，接下来的任务则是既要考察这种差异此后出现的发展历程，也要考察人们为了对这两种与一般性的社会发展进程联系在一起的思想风格^[6]进行综合所做出的各种尝试。如果说处于这两种思想方式的分裂源头上的社会格局和政治格局所发挥的、具有塑造性的作用一直都是非常清楚的，那么，下列情况便无论如何都似乎是有可能出现的，即在实现对这两种思想方式进行的综合的过程中，社会学方面的各种力量也同样将会持续不断地发挥作用。不过，这样的假定自然只能作为一种可能性而存在，因为下面的问题在任何一种情况下都始终是只有从经验的角度出发才能确定下来的：一方面，一种明确的

社会学方面的情境究竟是否只有在一些新的意识形态成分的源头上才是重要的——因为一旦产生出来了，这些意识形态成分就会按照它们自己的内在逻辑，以完全独立于这种社会过程的方式发展了；另一方面，意识形态方面的发展究竟是否是通过与社会学方面的、具有物质性的脉络的持续不断的接触而展示出来的。这里存在的第二种可能性是适用于我们的情况的。不仅“历史学方面的思维”被——反对“进行一般性概括的”、“自然法方面的”和“革命的”思想的——各种保守主义社会成分以毋庸置疑的方式付诸实施了，而且，这种角色区分也在接下来的发展过程中持续不断地发挥着作用（这里存在着某些例外情况，我们接下来将会加以详细的讨论）。它几乎一直到 19 世纪 40 年代还持续存在着；而正是在这个使德国的社会有机体和政治有机体得以经历具有重要意义的重构过程的关节点上，精神领域也展现了一些新的格局，对这些格局的研究则为知识社会学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任务。

我们可以暂时把我们的论题概括成以下几个要点：在 19 世纪上半叶的德国突显出了各种思想风格的分化过程，这样的分化过程是与这个时代社会分化过程和政治分化过程并列存在着的；尽管出现了许多的修正过程，它从各个方面来看都是持续存在着的。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对当今在方法论领域之中处于主导地位的、存在于自然科学思维和历史学思维之间的这种区分，形成某种发生学方面的理解。36

就其全部复杂性而言，我们希望加以探讨的问题就是这样通过粗略的轮廓，第一次以近似的方式表现出来的。然而，要想对这些方面进行更加细致的探讨，我们就需要既在详细说明这些有待探究的问题的过程中做出许多的区分，也在进行历史学和社会学方面的研究的过程中做出许多的区分。只要知识社会学本身局限于已经进行过系统表述的观察过程，它就无法对存在于现实世界之中的、非常复杂的联系之网进行调查研究，而“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各种互动过程则都是通过这样的联系之网才发生的；而且，只要这些相互联系都局



限在图式的层次之上，那么，人们就不可能把对这种层次的观察提升到能够使科学家的辩论得出权威性结论的层次之上。以逐步推进的方式进行的细致的研究工作是不可或缺的，它可以使对论题的初步陈述逐步得到修正，进而使之获得比以往更加复杂的形式。不过，即使我们把这种已经经过简化的临时性系统表述放在了我们进行的说明的开端部分，这也完全是因为我们有必要像坚持一项研究的主题思想那样坚持这样的系统表述，以便避免使我们自己迷失在由各种个别性的事实构成的旋涡之中。

完善这种探究所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更加准确地描述——当初只是被以非常概略的方式并列到一起的——各种思维风格的独特特性所具有的特征。或许只有当我们首先在详细地表明我们所谓的“历史学思维”是一种就其诸构成部分而言具有连贯性的、与“发挥普遍化作用的”“自由主义的”思维形成对照的思维倾向的过程中获得了成功的时候，我们才能以不可或缺的严格性做到这一点。能够表明这一点的方式是下列过程表现出来的，即尽可能从各种各样的著作家的著作之中，把所有各种使这样的思维类型判然有别的基本概念都抽取出来，同时观察和展示构成了这种思想风格之基础的根本性方案(*Grundintention*)对这些基本概念产生的影响。也就是说，正像我们在详细地追踪作为这种风格的基础而存在的这些基本概念的时候所出现的情况那样，我们发现我们正在处理的是某种独特的“逻辑”的逐渐形成过程，这样的逻辑具有异乎寻常的内在连贯性，因此，它甚至能够发挥为人们从其他地方吸收的各种概念重新确定方向，使它们都进入它自己的发展过程的作用。让我们只引用几个最重要的例子——根据“民族精神”(*Volksgeist*)概念和“自由”概念究竟是人们从依然取向“自然法”的思想家们那里发现的，还是从“历史学思想家们”那里发现的来看，这些概念便会具有不同的意义，而且，即使在后一种范畴之中，只要它们是由不同的历史学思想倾向提出来的，它们也会呈现出更多不同的含义。因此，我们需要做的第一件事

37 情，就是根据思想风格的形成原理来把握思想风格的统一体，而对各

种意义进行的分析则可以为这样的把握提供某种可靠的线索——这样的分析本身并不是目的，它对于调查研究和证明来说都是作为某种手段而存在的。^[7]

如果我们只是在观念史的内在的意义上着手进行这种对意义的分析，并且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把我们正在讨论的思想倾向所具有的“风格的统一体”确立起来，那么，人们即使在这个阶段也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我们正在涉及的是某种特殊的“逻辑”的发展和有关的详细说明，而正像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这种“逻辑”则是作为植根于自然法之中的思维的对立面而产生出来的。诸如两种相互对立的思想风格共享同一种具有历史性的生活空间这样的可能性，根据下面这些——通过解读这个时期的著作家们的著作就可以对其了如指掌的——情况来看就更容易理解了，即在与1789年的各种观念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反革命者们”不仅特别处心积虑地用各种反论题来对抗其自由主义的对手们提出的具有实质性内容的论题，而且还针对“雅各宾派”所使用的建立在自然法的基础知识上的思维方式，提出了一种相反的逻辑。

这场由“反革命者”进行的意识形态战役展示了两个（我们到下面将会详细地加以表明）并不一定与其编年史上的顺序完全一致的发展阶段：

在第一个阶段，他们的意图是在他们与其对手相抗衡的推理层次上，从其对手所提出的各种前提入手而击败对手。虽然他们提出的这些纲领和对立面都被置于相互对立的状态之中了，但是，正像——比如说——他们虽然都从自然法方面的各种前提出发，但却从其中得出了不同的结论那样，他们所使用的各种形式方面的假定也是和其对手使用的形式方面的假定完全相同的。

当他们——时常是以自觉和公开的方式——做出了彻底消除“革命的”意识形态的决定，并且因此而不仅试图彻底否定“雅各宾派”的思维所具有的各种学说方面的内容，而且试图确立某种不同的、与有可能导致这些革命性结论的“错误的思维方法”相对立的思维方



法或者思维方式的时候，这场意识形态战役的第二个阶段也就变得清晰可见了。

这样的说明本身已经足以表明，虽然历史学方面的思维有可能是保守主义倾向所进行的某种创造，或者所得出的某种发现，但是，这种论题的主要方面却根本不是精确的。并非所有保守主义思维都是历史性方面的思维——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在这里，当我们就其总体性而言着手追溯 19 世纪上半叶的保守主义思想风格的发展，进而对它的主要发展阶段进行描述的时候，我们也有必要强调那些虽然存在于保守主义思潮之中，但却依然具有非历史性并且植根于自然法之中的发展趋势。正是由于进行了这样的限制，这个论题才失去了其当初具有的轮廓清晰的外观。不过，与为了轮廓清晰的外观而歪曲历史性实在的做法相比，承认各种事物的复杂性显然要重要得多。虽然下面这个论题依然是有效的，即我们在这里感兴趣的这种历史学方面的思维具有保守主义方面的起源，但是，这个论题的主要方面，亦即使人们认为全部保守主义思维都是历史学方面的，却无论如何都是错误的。不过，恰恰是这种从历史材料出发进行的限定，向知识社会学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也就是说，当我们根据需要，按照保守主义的各种不同的倾向而把保守主义的思维模式区分出来的时候，我们马上就遇到了另一个问题：在法国大革命前后具有关键性意义的几十年间，究竟存在于保守主义思维之中的哪些倾向变得具有了历史性呢？不仅如此，究竟是哪些社会阶层“承载”了这些使这种历史成分得以从其中突现出来的倾向？又有哪些倾向使植根于自然法的思维得以保留下来了呢？

只要这种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可以回答的，我们的研究就可以为它提供某种答案。不过，这种关节点也使我们接近了知识社会学探究所特有的界限。即使人们有可能表明绝大多数意识形态方面的根本性变化都可以归因于社会结构所发生的转变，这也无论如何都不意味着，意识形态的表层所发生的任何一种变化，都必定会有社会基础方面发生的某种变化与之相对应。